

书道，以悟为魂

秦至

退休后，每天与书法为伴，乐此不疲。在享受学书之乐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受到：悟，乃书道之魂。

学书中的悟性，即人对书法的感觉、观察后的思考和洞察力。临帖需要悟，读帖需要悟，创作也需要悟。史上不少大书法家都是善悟之人。怀素有言“豁焉心胸，顿释凝滞”，周显宗亦道“规矩可以言传，神妙必由悟入”，虞世南在《笔髓论》中讲书法之“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张旭从公孙大娘舞剑器中悟出书写的迅疾和出其不意等，这些足以说明“悟”在书法学习中的重要性。悟则明，明则通，通则进，有了“悟”才能不断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提高了，手上功夫也就不一样了。

回头说到老年人学书法，其中也不乏善悟者，有的能入帖，有的不仅能入帖还能出帖，写出了自己的面目。但对大部分学书者来说，临得多，悟得少，这一问题非常普遍，也影响学业长进。老年人阅历丰富，见识广，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记忆力不如年轻人，但对事物的理解力、分析判断能力强了，这又是优势。我们应在学习中发挥这一优势。

怎样在学习中培养和提升自己的悟性呢？首先要多读书。因为书中的道理是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知识的总结和经验积累，书籍教给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师传可以获得悟性，但最终还得靠着书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认知。

中国书法家协会近年来提出“植根传统，鼓励创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的书法理念，其中“艺文兼备”是每位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的努力的核心，要求艺术表现力和综合文化修养相结合。艺和文的关系也就是技和道的关系。比如苏轼就是前贤中艺文兼备的典范，黄庭坚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

其次，在实践中多动脑筋多思考。学书要经历读帖、临帖和创作三个过程。其间无非是抓住用笔、用墨、结构和章法这四个关键环节。历代经典法帖以其绚丽的线质，变幻莫测的结字造型，丰富的韵律线条所构成的黑白块面对比，跌宕起伏的章法，给人带来愉悦的审美感受。

临帖，贵在理解，悟出其中的道理。临帖之前一定要认真读帖，用心思考，仔细体悟。许多老年朋友忽视读帖，一上来就临，不读或者很少读帖，这会直接影响临帖效果。正确的技法能力是“笔为我用”“人笔一体”，一旦意识通过肢体传递给毛笔，毛笔做出相应动作，做到启功先生所说的“在正确轨道上重复”，才能有所进步。感悟是消化，也是校正，在自我反省中不断提升，把自己临摹的字与法帖反复比较，力求接近范本，达到“形似”后，再向“神似”努力。要化古人的笔法、墨法、字形和章法为己用，食古而化，最后变为自己手头的功夫。

临帖到了一定火候，就可以搞点创作，临创结合，以“悟”促“创”。对于传统经典，既要下决心打进去，又要有勇气打出来。充分使用临摹得来的成果，这是继承传统；但又不能为基本功所束缚，要融入自己的理解，表现个人的主观判断。

明代董其昌把这个境界谓为“妙在能合，神在能离”，临帖的最终目标是与古人即合即离——不离古法又有自家神采。与古人合，是指笔法、字法、章法、墨法都合乎古人的法则；与古人离，是指精神气质，要显现出自我的性情、修养和修为。

开始临帖由于学力不及，法度不熟，距古人的经典相去甚远。经过不断努力，字形开始像范本了，再通过继续深入，形越来越像，神也开始有了。最终的离，是法度谙熟后，不寄人篱下，不一味模仿，能够写出自家特色。这一目标看似遥不可及，其实一些书法名家都是我们的标杆。

现实中先天悟性极高的只是少数人，对于大众来说，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弥补不足。读书多，知识面广，社会实践多，阅历丰富，理解力、想象力和判断力越强，悟性就越高，其作品更有书卷气，也更有看头。

如今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只要你是个有心之人，许许多多学习和感悟的空间可供你选择。比如参观各种书画展览，再如外出旅游，师法自然。大千世界的奇峰异石、枯藤老树、长河落日、晓风残月，乃至潮涨潮落、云卷云舒等等，天地之大美，万物众生之生命状态，无不给我们启示。观察自然之无穷变幻，汲取天地之精华，滋养书法之生命，以悟为魂，让自己的书法水平在渐悟、妙悟和顿悟中不断提升。

簪一朵花，不负人间四月天



清 任薰《四相簪花图》



清 黄慎《韩魏公簪金带围图》

(楼世宇供图)



传北宋苏轼臣《货郎图》（局部）

楼世宇

倏忽之间，最美的四月天来了。林徽因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中说，这个季节，“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美得不可方物。

四月的美，来自和煦的阳光和微风，还来自次第绽放的百花。有了花，美便无处不在，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花不仅妆点大自然，也把人打扮得漂漂亮亮。不过，这花儿可不只是女性的专利，七尺男儿也会佩戴娇艳的鲜花作为头饰，因为花能给人带来好运。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四相簪花”的典故。北宋韩琦邀请三位好友共同簪戴芍药“金带围”，结果四人全部拜相。

从此，“四相簪花”成了大IP，文人吟咏，画家挥毫，文艺的百花园里，无数佳作竞相问世。

四相：开挂的人生，始于簪花？

男子簪花，其实自古就是寻常事。两汉时即有采花插于发髻的习俗，魏晋时逐渐流行。入唐后，簪花更加普及，上自皇室贵胄下至升斗小民，几乎人人头上簪花。鲜花易谢，头饰常新，“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即使貌丑如钟馗，出门戴花也是标配。

到了宋代，插花、焚香、点茶、挂画成为四大风雅之事。在家插花，出门簪花，是宋人的生活日常。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说：“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所以我们看到传为北宋苏轼臣的《货郎图》中，走街串巷叫卖的货郎，头上和鬓边，各插着一朵鲜艳的**花**。

《水浒传》中，宋江曾于“又早秋凉，重阳节近”之时举行“菊花会”，即兴写下“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之句。今人戴敦邦笔下的水浒好汉，如周通、阮小五、花荣、柴进、杨雄、徐宁、燕青，个个簪花，大名府押狱蔡庆的诨号直接就叫“一枝花”……

唐宋时期的皇帝，常给喜爱的大臣和登科的进士赐花，以示恩宠。所以，对士大夫来说，簪花也成了幸运的象征。

说来也怪，头上戴了花，梦想照进现实的概率，居然大大增加。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记载了一桩趣事。庆历五年（1045），韩琦任扬州太守时，官署后花园的芍药一枝四杈，每杈均开花，且花瓣上下呈红色、中间一圈金黄蕊，因此那种芍药又被称为“金带围”或“金缠腰”。传说此花一开，城中将出宰相。当时同在扬州的王珪、王安石受邀观赏，大理寺丞陈升之刚好路过扬州，也被韩太守邀请入局。饮酒赏花之际，韩琦剪下四朵“金缠腰”分插在每人头上。令人称奇的是，此后的三十年中，四人竟相继成为宰相，这就是著名的“四相簪花”故事，从此再也没有人怀疑，簪花会带来好运。

这四人中，王安石最年轻，当时他担任大理评事兼淮南节度判官，办公地点在扬州。自簪花后，王安石不仅仕途通顺，且每到一地都政绩卓著。庆历七年（1047），在扬州的任期一满，他就放弃回汴梁做京官的机会，主动要求调到鄞县，在鄞三年卓有成效的工作实践，也使他成长为北宋政坛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其他三人，韩琦后来为相十年，宋神宗称其“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王珪在熙宁变法时力挺王安石，他有一个孙女，后来嫁给了秦桧，成为迫害岳飞的帮凶，还有一个外孙女，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替补”出局的陈升之，熙宁元年（1068）被王安石推荐为宰相，结果坚决反对变法，后来担任越州（今绍兴）知州，今天宁波余姚市是他的管辖范围。而那个原本“正牌”的受邀者，则泯然众人，不知此公的肠子有没有悔青。

“四相簪花”的传闻不胫而走，它

也成为文人和画家竞相追逐的母题。绘画史上，画过这一题材的，不乏仇英、黄慎、李颀、华岳、许丹、乔守敬、改琦、苏六朋、任薰、任颐、李璠、钱慧安……

黄慎：文化标识，成为绘画母题

清代的“扬州八怪”中，黄慎（1687—1768后）以人物画见长，也善于画花卉，如今的天一阁就藏有他的一幅花鸟《杨柳鹭鸶图》。黄慎是福建宁化人，于雍正二年（1724）“纳凉时节到扬州”，在这个富贵温柔乡作的第一幅画就是扇面《金带围图》，画的是韩琦等四人共簪“金带围”的场景，既作为结交当地文人的见面礼，也表达了初登宝地愿与诸君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寓意。此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后来黄慎数次图绘过“四相簪花”这一典故，画史上有据可考的就有雍正十三年（1735）、乾隆二年（1737）、乾隆十九年（1754）等，目前仍有多幅同题画作留存于世。这些作品或为册页，或为立轴，或为纸本，或为绢本，但在构图与技法表现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较为知名的是现藏于扬州博物馆的《韩魏公簪金带围图》，画于乾隆十九年正月，绢本设色，不过此图没有画王安石等三人，而是只画了韩琦正执金带围花簪于冠上，其面前及身旁另有两位女子，一位持酒壶，一位持酒杯。两人袅袅婷婷，烘托出簪花饮酒的雅兴。图中三人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洒脱。

为何黄慎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画这个母题？原因不外乎他寓居扬州以卖画为生，而“四相簪花”是扬州的一个文化标识，民众对这个题材的熟悉和接受程度较高，画家不断创作此图，正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

也因此，“扬州八怪”中，还有黄慎的福建老乡华岳（1682—1756，号新罗，上杭人），以及八怪之中与宁波画家陈撰齐名的李颀（1686—1762，号复堂）等，都画过这一题材。

任薰：迎合市场，寄托吉祥寓意

画史上，另一位画过“四相簪花”且取得较高成就的，是清代海派名家任薰（1835—1893）。

任薰是萧山山人，字舜琴、阜长，出身艺术世家，和兄长任熊、族侄任颐（号伯年）并称“海上三任”。他早年跟随父亲和兄长习画，1861年太平天国攻占杭州后，为避战乱来到宁波，以卖画为生。后来，结识了镇海人、素有“浙东杜甫”之称的文学家姚燮，与姚燮的次子姚景夔（号小复）更是一见如故，就在姚氏的大梅山馆住了一段时间。同治四年（1865），任颐也来到宁波，投靠族叔任薰。叔侄同在甬上，绘画、交友、行旅，直到1868年一同离开宁波前往苏州，后又赴上海，终成海派名家。

任薰的《四相簪花图》画于光绪二年（1876）。簪花终究是一种时尚，在唐宋达到鼎盛，元代以后，这种习俗逐渐式微，明代更是删繁就简。到了晚清，对于男子簪花，市民百姓恐怕只有回味的份，很少再去效仿了。不过，寓意吉祥富贵的画作，不会没有市场，尤其在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况且此时任薰的画技已臻于成熟，正处在创作的黄金时期。看他的《四相簪花图》，用笔取陈老莲技法，沉着有力，流畅劲利，线条功夫极为老练，游丝描、兰叶描如同书法中的行草，给人以行云流水之感。又能笔随意转，开辟广阔盎然的意境。《四相簪花图》结构严谨，屏风、书桌、坐椅以及人物的主从关系，安排得匠心而得体。于平淡中出奇，宁静中生动，整个画面呈现一种空灵明快之感。

有意思的是，如今在国内一些城市，又能见到这样的景象：花前树下，板桥街巷，Z世代青年男女身着汉服，头上簪花，或留影，或漫步，古风感直接拉满。让人不由感慨时尚轮转，光阴荏苒。

■ 锐观察

电影《还有明天》：用智慧和勇气迈向自由

清宸

《还有明天》是开年以来笔者看过的最佳外国影片。故事的开始，是一对夫妻从床上苏醒。蓦地，妻子莫名就被丈夫扇了一巴掌，非常突兀。随着情节慢慢推进，一个意大利家庭妇女的日常琐碎呈现于银幕：那是在二战后物资缺乏、百废待兴的罗马底层社区内，女主人公迪莉娅的生活空间相当狭隘，里面容纳了她和她那总是以“毕竟参加过两次战争”为由，动辄就对妻子拳脚相向的暴力丈夫和两个受爷爷、爸爸的影响，满嘴污言秽语，完全不懂礼貌的儿子；以及担心男方家长会因糟糕的原生家庭而不愿接纳自己的待嫁女儿玛塞拉。另一房间内，还躺着一个脾气恶劣的老头，是迪莉娅那全身瘫痪却能将男权思想顶到天花板的公公，他需要在他眼中“废话太多”的儿媳每天端茶倒水、擦身盖被……

邻里都知道，可怜的迪莉娅为何身上老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像莎士比亚说的，是因为“脆弱啊，你的名字女人”吗？不，迪莉娅绝对是有才华有能力的女性。事实上，除了伺候丈夫、管教孩子、照顾公公外，她还通过给富人家的老人打针——她有医疗护理的知识；给服装店缝补袜子、衣衫——她的针线功夫胜人一筹；在伞坊手工制作日常用伞——她掌握了额外的劳动技巧，来补贴家庭所需开支。而且迪莉娅还很善良，她曾捡到一张照片，将它物归原主。这使得照片主人，一个美国大兵对迪莉娅心怀感激。可就是这么个百里挑一的好女人，回到家中被侮辱、被损害、被轻视、被物化，丈夫对其打骂不断，使她承受着精神和肉体双重的暴力侵害。

此类电影喜欢暗示观众：女性一旦觉醒，就会反抗男权的压迫。事实上，笔者在看《还有明天》时，多少因受剧情冲击在内心抱怨女主：你为什么逆来顺受，这样的家庭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你聪明灵巧，也依然美丽，值得拥有更好的，起码应该去追求一种无需挨打受骂的生活呀！某天，邻居太太递给了迪莉娅一个信封，她在反复看了几遍后，将信纸团拢，扔进了垃圾桶。但后来，迪莉娅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又从垃圾桶里找回信纸，抚平、藏好。除此之外，那个即将离开此地的汽修工真心喜欢迪莉娅……观众据此很容易进行影像串联后的想象：也许，迪莉娅会出走，和汽修工双宿双飞，可这种希望本质上也仅是不确定的猜测而已。

迪莉娅迈出家门的步伐注定沉重，她还有作为母亲的责任。最初，她以为玛塞拉找到了真爱，所以竭力促成这对小女儿能顺利订婚。为此，迪莉娅安排了一场尽量不显寒酸的家宴，邀请男方家长参加。然而，当她发现准女婿巧言令色且具有暴力倾向时，她果断采取行动，并请一心希望有机会“报恩”的美国大兵帮了个忙。男娃家一贫如洗后，连订婚戒指也被要了回去。女儿因婚事黄了伤心不已，可此时的迪莉娅已不再执着于给玛塞拉找个好婆家，她私自攒下的那笔钱，其用途也从给女儿买婚纱转为让女儿缴学费。

整部电影皆是黑白画面，带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特色。人物的台词也不是很多，导演努力用一帧帧大巧若拙的画面和一幕幕流动前行的影像来讲述故事。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片中丈夫殴打妻子的场景被巧妙拍成了荒诞俏皮的雙人舞，貌似减弱了视觉上的攻击力和破坏性，其实借由艺术加工，愈发显出夫权逞凶的家庭中，男性施暴的野蛮、无耻和愚蠢。

《还有明天》结尾处的高潮可说是神来之笔，笔者不得不承认是自己格局小了，未猜中导演的真正意图。在一般的影视叙事中，女性要脱离家庭，大多是为“出走的娜拉”。之后，要生存下去，获得幸福，还得有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才行。该片没有让迪莉娅开启另一段青藤绕树、依附男性的生活，因为那封神秘信件并不是什么情书或者发出私奔邀约的密函，而是一张庄严的选票。

迪莉娅做好一切准备，穿上新衣，拎好皮包，找准时机，目的地也并非象征着“奔赴新生活”的车站或码头，她来到了一个女性投票处，一个能使最广大妇女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场所，迪莉娅要争取的是无数“迪莉娅”的未来。笔者看到这里，一度把心提到嗓子眼。因为她忙中出错，出门前把选票掉到了地上。“墨菲定律”无情应验：丈夫知晓真相后，把拾起的选票往地上一砸，撸起袖子出门寻妻。此时排在队伍中的迪莉娅才发现，最重要的东西竟然没带。观众完全可以想见，当怒不可遏的丈夫发现人群中妻子的后，定会找回家暴揍一顿。终于，一只手伸向了迪莉娅的肩膀，拍了拍她。迪莉娅惊慌回头，不是丈夫，是女儿玛塞拉，她将从家中客厅里捡起的那张选票递了过去，并用眼神鼓励母亲。这个眼神真是令人泪目——母女俩，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迈出了通往自由的第一步，尽管这条道路艰难且曲折，理想生活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过她们为了自我救赎，已经开始克服了先前的胆怯，有了行动！

迪莉娅没有出走，她只是去投票，去行使自己合法的权益。那些完成投票后，并肩站立的女性显得骄傲、自信。影片用强有力的镜头语言，让发现妻子行踪的暴力丈夫在一众女性富有威慑力的眼神下，灰溜溜地离开了。在最后那个绝妙的仰拍广角镜头中，我看到了站在高处的迪莉娅，自由而美好，脸上舒展了由衷的笑容。



《还有明天》海报